

# 雪原上的花，这惊人的美！

在雪域高原赏花，一定是胸怀广阔，因为只有倔强坚强的花朵才能在这里以最美最骄人的姿态怒放。



着唯美杳渺的仓央嘉措诗是多么美好和值得期待的事情。

也许你要说没有姑娘怎么办？其实没有关系，勒布沟的高山杜鹃都是一树一树的，开满花枝的杜鹃树堪比一位美丽的姑娘。寄情于人，寄情于花树，寄情于山水，总之，只要你来，在喜马拉雅的暖湿气流温润下，在云山雾罩的幽谷中，置身一树一树红艳艳的杜鹃花海或绿油油的青稞地，那些遗憾你便能忘怀。

当然，勒布沟不止杜鹃一种花，还有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花树也在竞相绽放，果真白的似雪、红的似火、黄的似金。

同内地赏花细嗅蔷薇般的细腻不同，在雪域高原赏花，在喜马拉雅山系赏花，

一定是胸怀大海。双目所及必是那远方高耸入云覆盖皑皑白雪的山间，然后才是将目光由远及近地收回至满山的花树。

这是一种空灵，没有杂念、包容和博大的不可言喻的鉴赏天地的心情。只有来过雪域高原方能体会。

没有雪山的陪伴，没有雪水的滋润，雪域高原的花朵便没有历经磨练的娇艳。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在雪域高原傲然生长，必须是倔强坚强的花朵才能以最美最骄人的姿态怒放。高山杜鹃做到了，和风雪作伴，迎着风雪绽放。

最美的风景总在最险远的地方，虽然勒布沟是离拉萨最近的天然氧吧，从拉萨到勒布沟仍需六小时左右。先从拉萨到

□ 代玲

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泽当镇再到错那县勒布沟。从拉萨到泽当蓝天白云下雅鲁藏布江一路欢歌奔流，杨树、柳树争相吐芽，也是让人醉了的美景。再说说从泽当到勒布一段，在这一段你将充分体会到“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海拔的攀升，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间穿越，看尽雪山牧场还有那如蓝宝石般的拿日雍措湖。也许正晴空万里，但是转眼老天爷就翻脸了，给你尝点冰雹，尝点飞雪，总之“六月飞雪”在雪域高原从来都是正常的天气现象。当我们经过错那县城，翻越了波拉山口便一路向下，就真正进到沟里。美好的旅程就此开始，茂密的原始森林、一块块抽芽吐绿的茶田、开到荼靡的杜鹃花和各类不知名野花，一路美景、一路芳香，还有一路好心情。

你还不来吗？



因为错那属于边境地区，前往旅游请提前办理边境地区通行证。同时带足四季衣服，因为你将在这里体会到四季更迭。关于交通，可以在拉萨租车或者自驾，也可以在拉萨西郊客运站坐汽车到山南，然后再从山南坐客车到错那勒布。关于住宿，勒布沟有酒店也有家庭旅馆任君选择。

## 茶语

□ 苏雪燕

常听人劝诫：“要与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我正好有一个随时随地能予我正能量的朋友，那便是茶了。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茶艺，我不精；茶识，我不明；茶道，我亦是不通的。去年在云南，遇一普洱茶痴，专辟了一茶室收藏各个年代的茶饼茶砖，一室的茶香足以让你听见茶马古道上的马铃声。他有一整沓宣纸古册，每日用毛笔记录当天鉴茶之心得。遇到这样的茶仙，我瞬间被秒得灰飞烟灭。

所幸，自认还略通些茶语。摆上茶具，专注于水声茶汤之间，手边握一卷人间词话。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

茶人津津乐道于赵州禅师的公案，我也是极爱的。僧人间禅师如何修禅？禅师问其中一人，来过吗？那个答，没来过。禅师说：吃茶去！禅师又问另外一人，来过吗？那人答，来过！禅师又说：吃茶去！监院在边上听得莫名其妙，问禅师，此事何解？结果禅师还是答：吃茶去！

茶语通世间百般乐事，亦可解千愁万绪。快乐时品一盏，赏心乐事便化为涓涓细流。苦痛时得一盏，凄凄惨惨便化作林间松风。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茶不分贵贱平民，众生皆等而视之。彼时有一媒体同行听说我来自闽南，便与我分享了一段亲身经历：2006年，奥运场馆建设中，他和人民日报记者同去工地采访建设者。一名“满面尘灰烟火色”的建筑工人出现了，见到两位央媒记者，坚持定要请到工地临时住所边隆重接待。

“我永远忘不了那画面”，这位记者感慨地对我说，“在尘土飞扬、噪音隆隆的工地边上，这个工人从屋里搬出一整套简易功夫茶具，支了水壶就泡起茶来。那工人，是你们福建人。”

我在上大学离开福建之前，以为全国人民都和闽南人一样天天喝功夫茶。早上起床，得泡上一盏，一日肌骨清；有客到，泡上一盏，人情世故在茶水中传递；议事时，再泡上一盏，事理在茶中越辩越明；看书时泡一盏，吃饭后泡一盏，睡觉前泡一盏……总之，世间万事都可以融化在茶水间。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茶还有一项功能：得友。好茶若是独饮，再好再曼妙的滋味描述起来也不得信，毫无意趣。若有人同来分享品评就不同了：这茶强烈，那茶温柔；这茶口感香气妥帖，那茶似后韵不足；这茶来自寺院，水来自山间，品来有真味……合意处不免拍手称快。

前些年在茶社得识一些茶界痴人，拿京城不同的水试同一款茶，喝了几日，得出结论说：矿泉水平，农夫山泉泡茶最妙。但只能是千岛湖产的，别的水源就不成了。

遇到这样的高人，我只有敬仰并瞠目结舌的份儿。于我而言，友人只需坐在对岸，看我随意地注水烹茶，吃上两杯后说：果然好茶！这就够了。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每年到3月末，我便开始蠢蠢欲动，天天盼着今年第一道春茶出现。倒不是爱那“明前茶”、“雨前茶”的名分，只是那新茶一注入，满室的清香幽芬，入口的鲜气四溢，完完全全是一满杯“春天的味道”。

妙玉说，“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若得好茶，即使是如饮牛饮骡，也是心甘情愿。我身子薄，难承受过多的茶，本该锦心绣口一些，但一遇上“春天的味道”，多半是难以自持，定定要吃上一海的了。

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

## 慎终追远看灵山

□ 陶宗令

需要说明的是，安葬于灵山坟茔里的并非全是回民。社稷的多元和生存的交织早已把包括宗教信仰、婚姻结构、民族习俗在内的差异逐渐缩小。有资料记载，陈埭丁氏从始祖至四祖均娶汉人为妻，其后裔亦与汉人通婚。2015年清明节前一天的清晨，我在丁氏族坟左上方的山坡上碰到一个从石狮来的郑姓中年人正在为族坟清理杂草。他告诉我，灵山在大规模迁入回族祖坟之前，也偶尔会有汉族人埋葬于此。

当然，是不是伊斯兰式墓并不重要，生前享受什么待遇也不重要，是谁的坟更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儿是一座坟山，是人类文明的净土、是新陈代谢的温床。

换句话说，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有哪一个个体不是从温暖柔和的宫穴出发，再回到坚硬冰冷的墓穴里去呢？在这趟历程中，或享尽荣华富贵，或吃尽千辛万苦；或位高权重一世，或平民百姓一生。苦也罢，甜也罢；哭也罢，笑也罢。最后尘埃落定，统统归宿于此。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基本的客观存在么？

在下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人们去消极对待生活，被动服从宿命。相反，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生与死原本就是一种和谐的传承。因此，当我们面对坟茔冢冢时，并没有理由去躲闪回避，而应该更加敬畏生命、珍惜现实。

## 织女的心

□ 沐墨

过年的新衣，大红色棉袄，母亲花了3天精心裁剪，用她当年陪嫁的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做成，除了纽扣有点古旧，款式和店里卖的一样新。弟弟的皮夹袄，因为玩爆竹被炸坏了口袋，母亲给他一顿时痛打。翌日早晨，干了泪痕的眼一睁开，便望见床头柜上被拆坏的皮夹袄完好如初。他又惊又喜，全然忘了昨日一顿时痛打，转头问我，难道是田螺姑娘吗？这时，爸爸推门进来笑着说，小声点，田螺姑娘还在咱家厨房做饭呢。不信，起来看看。田螺姑娘终于走出厨房，新年的佳肴端上桌来。母亲，原来是个夜织衣锦红袖添香的田螺姑娘！

高考前一年冬天，冰雨阴霾不断，每天骑车早晚自习寒风钻进脖子里，能清晰地感觉到由于肌肉过分收缩骨头咯咯抗议的声音。出门前，总是趁母亲不注意把笨重的毛衣毛裤脱掉，一股脑儿塞进衣橱，我只需一件T恤和拉风的外套，显瘦，俊俏。终于生病了，母亲又强行给我套上毛衣，连夜织了一副加绒手套和一条更长更厚的围巾。我没有抗拒，每天贴身穿戴，才渐渐发觉原来冬天也没那么冷。

参加工作以后，曾买过高档羊毛衣给母亲，她嘴里虽责备我乱花钱，满心却是欢喜的。然而，那种高档，对于怀旧的母亲总是遭受不惯，吵着让我去买羊毛，买布，她要自己做着穿。把外婆接到家里，两织女一针一线，一说一笑，仿佛时光倒流，春草重生。每次回

家，进门便能看见娘俩戴着老花镜在拆毛衣，满头的银丝和岁月雕琢的面庞，微微浮肿的背脊，如同九月秋风中的镰刀。我问，线都卷曲得不像样子了，颜色也旧，还拆它们做什么？明天帮你们到市场买一些来。织女们笑嘻嘻地说，市场哪还有毛线卖？

的确，传统的家庭编织，街市毛线商摊已经销声匿迹。我苦于为两织女买毛线网购、商场不成，千山万水托人到针织厂高价购买，有时也难买得称心。不过，织女们心满意足也心知肚明，洒脱地说，就实现成的穿着吧，不织了。但这都是安抚人心的话，偷偷地，趁人不注意她们又拆起过去的旧衣，反复反反复地织补。眼力自然不如从前，但做工依旧精细如初。一小撮从旧衣上拆下来的毛线，卷曲变形毫无弹性，但她们总是有办法让它们变直，只要拿温水一烫，立马就恢复了原形。她们舍不得扔掉那些团线，也怕儿孙们穿不惯旧的，所以不敢给人织，织了也不敢给，到最后，总是留给自己做纪念。那一件件精致而带着体温的手织物，仿佛一个个迟暮的美人，伤逝的优越感，带着无可改变的初心。有时新线织成的小人衣，家里添丁时还能派上用场，因为自选的毛线和手针的纹理，触摸上去感受确实很柔软，是机器织物无法比拟的。若有人懂得珍惜，她们那满心满眼的欢喜与深厚的宗族感情，便会在她们脸上洋溢开来，夹杂着幸福和自豪的味道。



春雨中，打一把泸州的油纸伞吧。

刘学懿摄